T 1278/4822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42
12 JAN 1952
42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二十五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牧馬之政下

保甲養馬者自熈寧五年始先是中書省樞密院議其事於上前文彦博吳充言國馬宜不可闕今決馬死者責償恐非民願王安石以爲令下而京畿投牒者已千五百戸决非出於驅迫持論益堅帝詔開封府界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六年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

阿波國文庫

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毋或彊與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道路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斃保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焉五路委監司經略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

馬端臨曰熙寧五年所行者戶馬也元豐七年所行者保馬也皆是以官馬責之於民令其字養戶馬則是蠲其科賦保馬則是蠲其征役

臣按此宋熙寧保馬之法大類今日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之法但宋人保甲養馬自願者聽及以官馬給之且免其體量草束及折變緣納錢今日則論丁養馬丁及數者與之不及數者足諸他戶不問其願與否也糧草戶役徵輸如故況宋人所謂保甲者不供他役今日則科賦征役非止一端而又於郡邑正佐之外加設以官里社之外別立群長民以一身而當二

役既爲人而差復爲馬而役既供芻糧以給公家之用復備芻飼以爲官馬之養其害比宋爲甚矣假令百姓竭力破產以飼養馬匹官得其用雖曰有損於民而實有益於官今所養之馬旣皆小弱羸瘠有之若無馳逐數十里固已困憊矣況用以出塞禦戎乎是官民胥失之也夫養馬之令生必報數死必責償一馬之斃未償而一馬又斃前歲之生未俵而嗣歲又生生者歲增而供給愈難死者日繼而陪償無已民何以爲生乎今日兩京畿河南山東之弊莫此爲甚　朝廷建國于北藉此數郡以爲根本而當無事之時首先困乏而不爲之拯卹可乎知治體憂深思遠者所當爲之軫念也伏惟

聖明明見萬里之外仁同一視之中況此根本重地不出二三千里之外者乎萬乞

留神聽察則

宗社生靈不勝大幸

哲宗嗣位議者爭言保馬之不便乃下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發赴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元祐初議興復廢監於是詔陝西河東相視所當

置監又下河北陜西按行河渭并晋之間牧田以聞時巳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户馬於民右司諫王巖叟言兵所恃在馬而能蕃息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巳不待十年其弊巳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收還户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令鄆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陽洛州之廣平監以及於瀛定之間柵基草地疆畫俱存使臣牧卒大半循在稍加招集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

臣按古今牧馬之制在官在民二者而已宋太始制牧監以牧馬是牧之於官至其中世改以爲户馬保甲馬之法則是牧之於民也牧之於官雖不能無害而猶得馬之用牧之於民非獨有害而又不得馬之用焉昔王安石行新法而爲户馬之制文彦博言於神宗不見用至元豊時其弊一如彦博所言神宗乃歎曰朕於是有愧於文彦博矣雖然神宗雖知所愧而不能有所改至哲宗乃罷之而復廢監百姓如釋重負而出於水火之中今日養馬之政不幸馴致於

熈寧之弊誠能如元祐之改轅易轍則此數郡之民感戴
聖恩如天矣

嘉祐中置買馬司於原渭州德順軍而增爲招市之令後開熈河則更於熈河置買馬司而以秦州置馬司隷焉又置熈河路買馬坊六岷州通遠軍等場熈寧七年詔知成都府秦延慶兼提舉戎黎州買馬以經度其事未幾罷之元豐中復命呂大防同成都府利州路轉運司經制邊郡之可市馬者

林駉曰監牧之置圉師以蓄之校人以視之秣飼以時部轄有方則以渥洼之種耳否則貴市於夷狄而賤棄於中國此李覺之所以慮也

臣按自唐以來中國馬不足往往與戎狄互市然多費財用而實無益於用宋南渡以後失中原宜馬之地而所資以爲戰騎者求於西南夷蓋有不得已焉者今世全得中原之地凡西北高寒之所宜馬之地皆爲吾所有苟制置得宜牧養有道典掌得人又何患乎無馬乎患無其人耳

神宗元豐四年郭茂恂言承詔議專以茶市馬以物

帛市穀而併茶馬爲一司臣聞頃時以茶易馬兼用
金帛亦聽其便近歲事局既分專用銀絹錢鈔非蕃
部所欲且茶馬二者事實相須請如詔奏可仍詔以
雅州名山茶爲易馬用至是蕃馬至者愈衆六年買
馬司復置兼茶事七年更詔以買馬隸經制熈河財
用司經制司罷乃復故自李杞建議始於提舉茶司
兼買馬其後二職分合不一

林駉曰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廐之良戎人得茶不
能爲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爲我利亦濟用之良策
也

臣按唐宋以茶易馬多是交互市於境外之夷
本朝於四川置茶馬司一陜西置茶馬司四以
茶易馬設官掌之蓋取諸我羈縻之土民非若
前代出境外而與蕃戎交易也

高宗時廣西進出格馬上曰此幾似代北所生廣西
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上因論春秋
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於中國而已申公巫臣
使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亦自有馬今必
於産馬之地而求之則馬政不脩故也

臣按宋南渡以後凡中國宜馬之地皆爲金有

然而張韓劉岳之出戰亦未聞其乏馬
建炎末廣西提舉峒丁李棫始請市戰馬赴行在紹興初隸經略司三年即邕州置司提舉市羅殿白杷大理諸蠻其後又置買馬司以帥臣領其事然諸蕃本自無馬蓋又市之南詔南詔今大理國也
洪邁曰國家買馬南邊於邕管西邊於岷黎皆置使提督歲所調發者蓋踰萬匹使臣將校遷秩轉資沿道數十州驛程券食廐圉薪芻之費其數不貲而江淮之間本非騎兵所能展奮因讀五代舊史唐明宗問范延光内外馬數對曰三萬六千匹帝歎曰太祖在太原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終馬纔及萬今有戰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練兵之不至也延光對曰國家養馬太多計一騎士之費可贍步軍五人三萬五千騎抵十五萬步軍既無所施虚耗國力帝曰誠如卿言肥騎士而瘠吾民民何負哉明宗出於蕃戎猶能以愛民爲念李克用父子以馬上立國制勝然所畜止於此今蓋數倍之矣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且明宗都洛陽正臨中州尚以騎士爲無所施今雖純用步卒亦未爲失計也

臣按古今馬政漢人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牧
於官而給於民至於宋朝始則牧之在官後則
蓄之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戎狄惟我
朝則兼用前代之制在內地則散之於民即宋
人戶馬之令也在邊地則牧之於官即唐人監
牧之制也而於川陝又有茶馬之設豈非宋人
之市於夷者乎請以今日國馬之政言之在內
有　御馬監掌
天子十二閑之政以供　乘輿之用凡立仗而駕
輅者皆於是而畜之其牧放之　地則有鄭村等
草場其飼秣之卒則有騰驤等四衛
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于滁州其後定都于北
又設太僕寺于
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于南其順天等
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于北其後又用言者
每府州若縣添設佐二官一員專管馬政在外
設行太僕寺於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
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
一監二苑焉內地則民牧以給
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於四

川陜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蕃戎之馬亦用以
爲邊也
本朝國馬之制大略如此承平百年無大征伐
遇有征行隨用隨足雖不至於大乏絶然求其
如前代之雲錦成群則未焉所謂官牧者是蓋
唐人之四十八監宋人之十八監之遺制也然
唐宋行之於内地而今日則用之於邊方焉其
蕃育生息雖不能盡如
國初之盛然惟馬之用不足而已而害未及於
民一旦按其已然之迹而振舉其廢弛之政則
祖宗之良法善政故在也乞命本兵柄大臣講求
本朝故事及參究唐宋之典以濟
今日之所不及遣知馬政者勘實牧地其有舊
有而今爲人所侵欺埋没者咸復其舊或有山
林原隰可以開墾以爲牧地者開墾之或附近
州縣有空閑地可以增置監苑者增置之士卒
有逃亡者則爲之勾補廐庌有未備者則爲之
脩葺所畜之馬若牡多而牝少則爲之添牝孳
生之牝其種有不良則爲之求良游牝去特必
順其時騰放調養各有其法俵散關換咸定其

規皆一一講求其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
則立爲一定之法使之永遠遵守歲時遣官巡
視有不如法者坐以牧放不如法之律必慎擇
其官而優寛士卒必務臻實效而不爲虛文如
此則邉圉得馬之用矣若夫所謂民牧者是盖
宋王安石新法之遺緒也方宋神宗初行此法
文彦愽極言其不可而不見聽其後大爲民害
神宗有見愧彦愽之言而深知安石之誤而亟
罷之是以在當時雖爲民害猶未至於甚也今
日之弊臣已詳之於前矣而所以爲之處置者
亦以具於制軍伍之條之下焉然所處置者特
議以行於畿甸五郡耳萬一可以通行請下兵
部及兩太僕寺査筭天下馬數某布政司若干
某府若干某州若干某縣若干及査各府州縣
原先有無草場及没官空閑田地并可以爲草
場馬廐者假如某縣舊額民若干里戸若干丁
若干某縣原額馬若干匹群長若干人既具其
數遣官親臨州縣勘實以聞然後因其已然之
法而立爲救弊之政必不失其原額必不拂乎
民情務使官得其用而民無其害然後行之請

即一縣言之其縣舊有里五十群長十人馬千
匹今即就五十里之中擇其鄉村相依附處或
十村五村為一大廐村落相去遠者或五六十
家七八十家為一小廐每廐就其村居以有物
力者一人為廐長年老者一人為廐老無力不
能養馬者數人為廐卒每廐各設馬房倉囤及
長槽大鑊每歲春耕之候廐長徧諭馬戶每領
馬一匹者種稈禾若干畝料豆若干畝覆畝驗
之有不種者聞官責罰毋使失時無田者許其
分耕於多田之家或出錢以租耕收穫之際廐

長及老計畝而收之倉囤之中稈草料豆以飼
馬而豆之箕即以為煑豆之用按日而出之歲
終具數以聞于官若其馬種即以在官之數充
之若其種非良許其售而換之必求其良前此
倒死未償之馬五分蠲其三徵其二以市馬種
又令通曉馬事者定為養馬之式鏤板以示之
凡馬始生則書其月日別其毛色使有所稽考
凡一歲游牝騰駒去特皆有其時越其時者有
罪凡一日芻草飼料飲水皆有其節違其節者
有罰其房庌必冬暖而夏凉其牧養必早放而

晡收凡可以爲馬之利者無不爲凡可以爲馬之害者無不去如此則牧養有其道其視各家人自爲養者大不同矣舊例凡群頭管領騍馬一百匹爲一群每年孳生駒一百匹不及數者坐以罪請酌爲中制每騍馬十匹止取孳生七匹其年踰數者除以補他年欠闕之數今年不足明年補之其有種馬倒死者卽以駒足其數本廐生牝多許他廐聞官以牡來易每廐兼畜驢騾以馬爲準牝馬二十畜牡驢一牝驢四所生或驢或騾具數報官官爲造車遇有般運官

物許於各廐起倩無事之日本廐馬戶借用者聽按日計傭收以爲秣飼之用每季本縣管馬官一行巡視府官則歲一行太僕寺官因事而行無定時凡其馬之壯老肥瘠逐月開具點視之凡房宇有不如度水草有不如法芻豆有不及數驅走有不如式皆爲脩葺處置違者治以罪是就民養之中而微寓以官牧之意上不失

祖宗之成法下有以寬民庶之困苦中有以致馬政之不失大略如此雖然其間之委曲纖悉又在臨時之因事制宜補偏救弊也若夫俵散關

換之法具有成規官軍領馬騎操遇有倒死責
以追償是固足以爲不行用心保惜者之戒但
馬之給於官軍者多係餓損并老弱羸疾者及
至官給草料多不以時或馬有不時之疾猝然
莫救者亦往往有之律文死損數目並不准除
然一軍之産不滿十百而一馬之直多踰數千
傾家之所有不足以償甚至賣子不足以償
一馬與言及此可傷也請自今以後給馬與軍
必具其年齒毛色體質或肥或瘠或有疾或無
疾明具于帳如齒踰十二或原瘦弱并有疾者

不償惟以皮尾入官若雖少壯而忽然有奇疾
先期告官及衆所共知者亦在不償之數（詳見前卷
馬質條下）申明舊制凡馬軍皆要攢槽共餵如居隔
遠秋冬之月皆俾就近攢餵半夜以後本管頭
目親行點視草料有不如法及不及數者罪之
其關領草料則嚴爲立法不許變賣及將換易
他物買者換者罪同凡馬倒死必責同伍互償
若同伍之人知其馬之老瘠疾病及其人棄縱
不理雇借與人削減草料者預先告官料理者
免其共償如此則人人愛惜其馬有不惜者人

共責之而預得以調治之則馬無橫死而人免陪償矣是非獨以足乎馬而亦有以寬乎軍也雖然此内地官軍騎操之馬爾至於邊方之馬所係尤大與其得駑馬而乘之以禦虜又不若不乘之之爲愈也蓋騎戰非中國所長而中國之馬比胡馬爲劣以非長之技而騎下劣之馬以角虜人之所長非計之得也請自今給馬於軍士非良不與而所與者必良與之騎操而不倚之飼秣宜於邊城中擇空閑地爲廐置長槽或十或五隨其廣狹不爲定數不分衛所隊伍因其近便而爲飼養之所選其老弱之卒不堪戰陳者專一餵養置大囤以貯草支大鑊以煑料每日遣官點視晡時則檢其所儲夜半則視其所飼操練之日軍士持鞍就彼鞁騎無事之時輪番牧放逐名調習或有瘦損疾病告官調治如此則馬得所養而無損失之患軍得其用而免陪償之苦矣或曰今邊城非一處處皆屯重兵所騎之馬安能皆得其良竊考五代時唐明宗與范延光所言者李克用以馬上立國制勝所畜不過七千今東起自遼東西盡岷洮

其間歷宣府大同延綏興慶甘肅之境邊城萬
里其馬不翅數十倍矣然牧馬之數蹟多未嘗
以之臨敵出陳往往老死阜櫪之間而責吾士
卒之陪償人不幸而生於邊界天苦寒而地磽
燥物不生殖而人無蓄積天下之人莫苦焉旣
資其出力以為
國防寇又責其出財以為官償馬以每歲所賜
予之衣粮猶不足以償其逓年倒死之馬匹況
望飽煖其妻子哉則是無事之時無故以是不
戰之馬而坐困吾得用之士卒而使之失所離
心蓋亦不思之甚也昔人有言帝王之師以萬
全為勝中國之所以取勝於夷狄者以人不以
馬以智不以力以守不以戰臣愚以為自今以
後邊境一以高城深池為固扼其要害塞其蹊
徑來則拒之去則不追凡其制兵率以步兵為
正以騎兵為奇大率步十而騎二步軍一萬騎
兵二千馬非壯健不以給軍軍非驍勇不以為
騎扼之使不得入而已而不遮其出拒之使不
敢來而已而不追其往如此則騎兵無非良而
馬亦易於辦矣或者若謂馬者兵之大用兵非

馬決不能以制勝吁此論戰兵非所以論兵之守也所謂守者我靜而彼動我逸而彼勞我大而彼小我衆而彼寡彼用其所長我捨我之短而用我之長以制之焉則彼進不得戰而退可以回自然屈服於我矣臣愚無知識輙敢肆其胷臆而妄爲異議伏望

天地大量憫其區區一念憂邊愛民之誠

以上牧馬之政下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二十五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二十六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簡閲之教上

周禮太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田之禮簡衆也

鄭玄曰軍禮之別有五同謂威其不服僭差者

王昭禹曰坐作進退不講則不知刺伐擒縱不習則不能春以教振旅夏以教茇舍秋以教治兵冬以教大閲此所以簡其能也

臣按禮有六禮軍其一也軍禮有五王安石謂

以用其命爲主以合其志爲終 臣竊以爲有大
師之禮以用其衆有大均之禮以恤其衆然無
大田之禮以簡擇之則亦無以别其材力之强
弱技藝之能否心志之離合而致之用焉故必
有大田之禮以簡其能然後知其力而任之而
以與大役合其志而一之而以建大封是知五
禮皆不可無而大田之禮尤爲其切要者也

大司馬中(音仲)春教振旅(謂振整其衆)司馬以旗致民平列
陳(平其列以爲陳)如戰之陳(音陣)辨鼓鐸鐲鐃之用以教坐作
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

吳澂曰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先王因四時之
田以教民戰而春曰振旅者取兵入之義以收其
衆而使之就農也以旗致民謂植旗而期民於其
下也鐸鐲鐃皆似磬而大小異其至大者鐸以
通鼓鐲以節鼓鐃以止鼓

臣按兵者守國之備苟非素教之一旦驅之以
臨敵是棄之而已然兵凶戰危以殺戮爲事不
可以人試於是因蒐狩而習之因祭以行獮用
獸以試術使其目熟於旌旗耳熟於號令或坐
以待或作以起進而之前退而之後疾而趨走

徐而緩行分疏而散開急數而屢進皆於是時聞鼓而興聽金而止一旦用其所以田獵者而施之行陳用其所以殺獸者而施之敵人不至倉皇失措紛亂無統也

中夏教茇舍（草止之也）如振旅之陳群吏撰（數擇之也）車（兵車）徒（步卒）讀書（述事為書）契（合驗為契）辨號名之用帥（謂軍將以下）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灋

吳澂曰茇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防寇敵也

讀書契以簿書校録軍實也

丘葵曰師六軍之師也門所居之門公邑閭田謂之縣小都謂之鄙大夫謂之家鄉謂六鄉野謂六遂茇舍之教乃寨法專以辨軍之夜事盖休兵偃師之時宿火而寢目固無見銜枚而處耳固無聞也將以鼓鐸而聲之則所聞必亂將以旗物而揮之則所見必昧於是專以號名為尚而號名又必外假者所以防姦細及間諜等事

臣按所謂撰車徒讀書契如今人按簿籍以點名也觀其所謂辨軍之夜事可見古人教戰不

徒教其晝且教其夜不徒教其行兵而又教其止息此所以舉無廢事而兵無敗陳也歟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日月爲常)諸侯載旂(交龍爲旂)軍吏載旗(熊虎爲旗)師都(謂孤卿之位)載旜(通帛爲旜)鄉遂載物(雜帛爲物)郊野載旐(龜蛇爲旐)百官載旟(鳥隼爲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彌田如蒐田之灋

吳澂曰於中秋言治兵者禮春夏不興師秋乃出兵之時也陳旗物所以作戰也辨其用者有所將者有所畫無所將者無所畫

臣按夏秋之教皆曰如振旅之陳又曰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田如蒐之法可見四時教閱之法皆同各隨時舉其重者而言互文以見義也後世有欲用古法以教閱者宜詳考而兼用之

中冬教大閱(大閱兵而習戰)前期(先大閱之期)群吏(謂鄉師以下)戒衆庶脩戰灋虞人(山澤之虞)萊所田之野爲表(除去田草立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第一表也)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致之大司馬)質明(天正明)弊(仆也)旗誅後至者(仆旗而後至者誅之)乃陳(陳列)車(兵車)徒(步卒)如戰之陳皆坐(使坐聽誓)群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

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旗植所作者車徒皆作起也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第二表乃止三鼓摝掩其口而振之鐸群吏弊旗又仆其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聚足而進徒趨及表第三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央圖而去徒走速也及表第四表乃止鼓戒三闋鼓以三爲節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退至第一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

吳澂曰仲冬農暇故教大閱以簡車馬習戰陳尤詳於三時蒐所田之野謂芟除其草以便馳驅也表所以正行列者於百步而立一表三表則三百步又五十步爲一表則四表總三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其步數隨軍多少可矣建旗後表之中謂第四表之中央也質明弊旗謂期衆之至須早故明以仆旗後至者誅皆坐以當聽誓也陳前謂南面鄉表也中軍謂中軍將也令鼓者鼓以作士氣也鼓人師帥旅帥也司馬謂兩司馬振鐸以作衆也及表乃止謂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三鼓摝鐸摝者掩鐸之上而振之所以止行息氣也又二鼓而車驟徒趨及表乃止謂自第二表前至第三表也又三鼓而車馳徒走及表乃止謂自第

三表前至前表也鼓戒謂戒攻敵也每鼓一闋則
車一轉徒一刺至三而止象敵服矣鳴鐃且却謂
軍退則卒長鳴鐃以和衆鼓及表乃止謂自前表
至後表而止也

臣按周禮四時皆教閱而名各不同春曰振旅
振之爲言收也以冬方大閱春則農務方殷故
收其衆也夏氣炎燠萬物告成故以茇止爲名
而教之以夜戰之事秋氣肅殺故以治兵爲教
而教之以晝戰之法冬則農事已隙則遍以三
時之教而並舉焉故謂之大閱也國家大事在
戎而國之安危下之生死所係當承平之時而
習戰陳之法其時有事驅之以臨戰陳冐鋒鏑
將可以全勝卒可以全生而國亦由之以全安
焉然所以教之者欲其有所辨也辨之於豫則
兵知將意欲有所謀爲不待言語告詔曉然自
喻於耳目之間耳目有所見聞則心運於中而
手足應於外凡士卒坐作進退遲速開合之數
皆將意之所欲爲者也如此是惟不戰戰無不
勝矣周禮振旅所辨者在鼓鐸鐲鐃茇舍所辨
者在號名治兵所辨者在旗物至於大閱則兼

辨夫是三者焉三者行師布陳缺一不可三時則各專習其一冬閱則兼用其三專之欲其精熟合之欲其貫通是知先王教戰之法雖多端而其要不外乎辨而已矣夫戰非一人可爲亦非一日可了人多而難齊必欲齊之不能人人以戒之不可事事以教之故有金鼓之聲聲有不同則事亦隨異有旗物之節節有異形則事亦隨別苟非早有以辨之乃至臨期而示之必不能盡記也日多則難防必欲防之晝有晝之事夜有夜之事晝則爲旗物之號使之視龍虎鳥龜之像而知所向夜則爲名號之別使之聞門名縣鄙之名而契於心苟非早有以辨之乃至臨期而示之必不能遽曉也夫三時各辨一物則習之熟而諭之深矣苟非合三者而並閱焉又安能通融而盡其用哉此歲終所以必有大閱之教也惟今

朝廷教戰之法月凡三次操練非嚴寒盛暑不息比周人之教閱止於四時尤爲數矣但所以立爲之法者未必詳盡而所以奉行之者多不盡心臣願特　勑有司集會文武大臣典司政

本及知兵法者斟酌古今事宜立爲定制頒之
將領俾其按此教習每歲仲冬
車駕親臨大閱之而施賞罰之典焉如此則列
屯坐食者皆精兵而用之天下無敵矣

詩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内脩政事外攘夷狄
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
田獵而選車徒焉

朱熹曰宣王之田因此見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
以爲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者異乎尋常之
田矣

臣按古人多因田獵以講武事其所以爲田者
非荒于禽也是時周室中微玁狁所侵逼近京
邑宣王即位北伐南征以成中興之功詩序所
謂復文武之竟土者此也東都之會久缺田獵
之禮不講於是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因田
獵以選車徒蓋借蒐狩以講武事以益嚴其内
脩外攘之治焉耳非專爲禽也

吉日美宣王田也

朱熹曰此亦宣王之詩

吕祖謙曰車攻吉日所以爲復古者何也蓋蒐狩

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
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
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臣按先儒謂宣王所以復文武功業者固不止
於二詩所言蒐狩之事然即二詩而觀之則其
車馬徒御之所出可見王賦之復也旌旄車旆
之備決拾弓矢之精可見軍實之盛也選徒則
囂囂徒御則不驚行者有聞而無聲又可見師
律之嚴也會同有繹而助我舉柴（積禽也）悉率左
右而以燕天子又可見上下之情也將用馬力
而既伯既禱頒禽之均而大庖不盈又見其綜
理之周密盖一事之間而五美具焉即此推之
則其餘可知矣
春秋桓公四年春正月狩于郎
胡安國曰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兵
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
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
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
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
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

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謹乎

臣按先王之田因獵以講武事所謂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也必有一定之所必有一定之時不傷乎農不害乎物所以習馳驅之節試擊射之藝蓋非所謂外作禽荒從獸無厭者也我

朝都城西南有海子即古原圃具囿之類每歲仲冬以後

車駕親臨校獵即古人遺制也

桓公六年秋八月大閱

何休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

程頤曰爲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也無事而爲之妄動也有警而爲之則教之不素豈所以保其國乎

臣按大閱之禮天子之禮也而魯以諸侯行之故春秋書以見其僭禮行之諸侯則爲僭行之天子則保民守國之道也後世雖有教閱之事而其禮不備在漢唐亦間有行者乞 勑禮官

會本兵柄者考究周官及漢唐以來典故著爲
大閱之禮除逐月將帥自行教戰外每歲仲冬
請
車駕幸教場行大閱禮以考校將領及軍士技
能以賞罰升黜之使天下四夷聞之知
聖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如此不敢萌非分作亂
之心

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香草）以爲防（田之大限）置旃（旌旗之名）以爲轅門（即車以其轅表門也）以葛（或作褐）覆質（質椹也以褐覆其椹）以爲槷（門中臬也）流旁握（謂兩車轊頭各去門邊空握四寸也）御轚（挂也）者不得入車軌塵（謂車不得入門車軌之塵不出轍）馬候蹄（發足相應）揜禽旅（掩取眾禽）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臣按古者因蒐狩以習用武事非徒以習戰以行禮也非徒以尚勇力以表仁義也假艾蘭之草以爲防置通帛之旃以爲門以毛布覆門臬恐傷其馬足也車之入門則礙之以車軸以驗

其能御也車轍之塵則欲其不遠馬行之蹄則欲其相應禽之群隊則欲其不遺若是者非御者不失其馳不能也御者不失其馳則射者闕弓命中矢獸之過防者不許逐是則戰之不逐奔走也獸之面傷者不許獻是則戰之不殺迎降也獸之不成者不許獻是則戰之不殺幼稚也田雖以得禽爲上而戰則以能射爲先故於頒禽之際又以射爲去取焉古者盛時因蒐狩以習用武事是以三軍之衆耳目之所濡染手足之所運動見聞慣熟心意流通一旦臨於戰陳之間進退取舍咸中其節是以軍旅所至無不成功敎閱之有素也

左傳隱公五年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杜預曰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四時講武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謂始治其事入曰振旅謂禮畢整衆而還也歸而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

林堯叟曰昭文章昭著也君大夫士車服旌旗各有文章明貴賤謂田獵之制貴者先殺所以明君大夫士庶人之貴賤辨等列謂辨上下之等第行列坐作進退皆是也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趨敵之義還則少者在後殿師之義皆所謂順也

臣按成周之世田獵之禮每年而四舉三年而大舉出而謂之治兵入而謂之振旅歸而飲至于廟以數軍實然不謂之治田而謂之治兵不謂之田實而謂之軍實以見蒐苗獮狩之行雖曰以田實以習戰也若其所謂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而總結之曰習威儀則又以見凡其所昭所明所辨所順無非以肄習武事之威儀使其有威而可畏有儀而可象焉後世田獵之禮惟以從禽縱欲爲樂而已無復古人講武之制所謂教閱者徒應故事而射之所施戈之所擊刃之所刺皆無所受之地所演者皆虛文而無實用也

僖公二十七年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周王入也）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明也）

其用（未明見用之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以貨物易資才）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明定其辭不二價也）公曰可以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恭敬之心）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主爵秩之官）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明年楚子使申叔去穀）釋宋圍（明年楚子使子玉去宋）一戰而霸（明年戰于城濮）文之教也（由晉侯以文德教民）

臣按晉文公欲用其民以戰而子犯以民未知義與信與禮故未可用也文公於是示之義示之信示之禮然後用之故一戰而能成伯功盖有合乎孔子答樊遲之問所謂上之所好禮義信之三事也然聖人所謂好者中心好之自然有以致民之敬服用情而文公則欲民之用而故爲是以示之此王伯所以分也雖然文公伯者爾其用民也尚必有以服其心而後用之焉後世則驅之而已矣苟遂吾之所欲遑䘏民之從遠

昭公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地名）且撫其民分貧（貧乏者分與之）振窮（窮困者救振之）長孤幼（孤而幼者長育之）養老疾（老而病者贍養之）收介特（單身者收錄之）救（恤也）災（天災）患（人惡）宥（寛也）孤寡赦罪（重罪）戾（輕戾）詰姦慝舉淹滯（有才德而淹滯）禮新（覊旅）

方者新叙舊勲故禄勲有功合親九族之親任良物事也官量能授官使
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如然丹好結好於邊疆
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孔頴達曰兵者戰器之名戰必令人執兵即名人
以爲兵也簡兵謂料簡其强弱集而簡之且慰撫
其人民也分貧振窮以下皆撫民之事也
臣按簡兵而且撫其民盖民者兵之所自出也
爲民而設兵兵備而民失其所孰與養其兵哉
本朝於邊地命大臣守備而兼廵撫之任即此
意也

王制有發則命大司徒教以車甲
鄭玄曰有發謂有軍師發卒
孔頴達曰國有軍旅以發士卒主司馬之事王則
命大司徒教以乘兵車及衣甲之儀容必司徒者
以司徒主衆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也
臣按先儒謂司徒教士則使司馬論其材故出
任之爲比長卿大夫伍長軍將其材無不宜司
馬治軍則使司徒教其事故入以之爲比閭族
黨州鄉伍兩卒旅軍師其事無不治
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

鄭玄曰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

臣按先儒謂教田獵繼以習五戎與車攻因田獵而選車徒同意上言教下言習者我教之故彼習之也戎器必以五以兵法五人爲伍故也田獵所以得利軍旅所以效死人之所欲莫甚於利所惡莫甚於死以所惡寓所欲而習焉先王之深意也大司馬秋獮教治兵其以是歟

以上簡閱之教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二十六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二十七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簡閱之教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就也戎兵也矣

朱熹曰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卽戎

臣按先儒謂善人有忠愛惻怛之心而其教人又盡本末兼該之法孝弟忠信本也務農亦本也講武之法末也本末兼該且必七年而僅可

即戎兵其可易言哉嗚呼夫以忠良易直之善人而教夫孝弟忠信之良民然必七年之久而後可以即戎未至七年猶未可也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後世召募烏合之衆以禦必死之盜賊袵金革之戎夷其敗也宜哉其克有濟者亦幸而已矣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朱熹曰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張栻曰所謂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使皆有親其上死其長之心而又教之以節制如司馬法是也若未之教而驅之戰是棄之死地而已矣

臣按聖人所謂教民者非但教其武技必先教以文事也必使斯民知尊君親上之義然後使之執干戈擐甲冑弓矢以敵王所愾而衛社稷如此則心專於内而堅氣奮乎外而果有不戰戰則無敵矣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朱熹曰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輔廣曰能如是而教其民乃可以即戎使之敵愾禦侮臨陳之際皆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衞父兄矣不然則是陷之於死地也故謂之殃民在堯舜之仁政豈容之哉

臣按孔孟百世文教之宗而言及武事切切以教爲言由是觀之非獨文有教而武亦有教也名雖二而教則一要歸於明民之性全民之生而已然必民性明而後其生可全苟不教民而

用之孔子謂爲棄其民孟子謂爲殃其民爲上者苟平川不知所以教民乃一旦驅之以臨鋒鏑則雖不加之以斥逐施之以刑戮其實與棄之殃之也何異嗚呼爲民父母不能生養之福祐之而棄之殃之矧又所爭者乃以土地名稱之細故是則孟子所謂民賊者也堯舜之世豈容如是之人哉如是之人堯舜之世尚不之容矧居堯舜之位臨堯舜之民者乃欲自爲堯舜之世所不容之人之所爲哉

漢制常以九月都試太守都尉令長丞相會都試課

殿最

東漢制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麛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陳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陳名曰乘之

臣按漢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陳進退名曰乘之而陳漢所肄者乃六十四陳蓋六十四陳即八陳演之爲八八六十四也所謂貙劉即武帝時太初二年令天下五日之膢也膢音劉劉殺也蓋欲習戰陳之法先斬牲以爲禮也

靈帝中平五年詔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爲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爲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行陳三匝而還

蓋勳曰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以昭果毅秪黷武耳

唐制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前期十有一日所司奏請講武兵部承詔遂命將帥簡軍士除地爲場四出立五表又别墠地於北廂南向爲車駕停觀之處前三日尚舍奉御設大次及御座於墠所建旗爲和門如方色都墠之中及四角皆建以五綵牙旗旗鼓甲仗威儀悉備大將以下各有統帥大將被甲乘馬教戰隊之法凡教爲陳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反之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旌旗勇者持鉦鼓刀楯在前行持矟者次之弓箭爲後行旗卧即跪旗舉即起聲鼓即進鳴金即止講武之日皇帝乘革

輅至墠所兵部尚書介冑乘馬奉引入自都墠北和門至大次在位者皆再拜謁者引諸州使人鴻臚引蕃客立於大次四方觀者立於都墠騎士仗外四周然後講武吹大角三通中軍將各以鞞令鼓二軍俱擊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大將立於旗鼓之東西面諸軍將立於其南北面以聽大將誓左右三軍各長史二人振鐸分循以誓衆諸果毅各以誓詞告其所部遂聲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從皆行及表擊鉦騎從乃止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驟徒趨及表乃止東軍一

鼓舉青旗爲直陳西軍亦鼓舉白旗爲方陳以應之次南軍亦鼓舉赤旗爲鋭陳東軍亦鼓舉黑旗爲曲陳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黃旗爲圜陳西軍亦鼓而舉青旗爲直陳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白旗爲方陳東軍亦鼓而舉赤旗爲鋭陳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黑旗爲曲陳西軍亦鼓而舉黃旗爲圜陳以應之凡軍先舉者爲客後舉者爲主從五行相勝之法爲陳以應之每變陳二軍各選刀楯士五十人挑戰第一第二挑戰迭爲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爲敵均之勢第四第五挑戰爲勝敗之形每將變陳先鼓而爲直陳然後變從餘陳之法五陳畢兩軍俱爲直陳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聲鼓舉旗士衆皆起騎馳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退至一行表跪起如前遂復其初侍中跪奏請觀騎軍騎軍皆如步軍之法每軍各八騎挑戰五陳畢大擊鼓而前盤馬相擬擊而罷遂振旅侍中奏禮畢乃還

臣按敎閱之法備於周禮在春夏有振旅茇舍之制在秋冬有治兵大閱之制中春振旅王執路鼓中秋治兵王載太常盖一歲四時之敎天子再臨焉文武無二道六禮之中軍居其一我

國家凡百禮制皆循古典獨於軍禮所謂簡衆
講武者缺焉歲時雖有教閱然止是命將肄習
坐作進退之節而
車駕不親臨焉請下禮官講究周禮及漢唐宋
遺制本開元禮儀注而增損之以爲一代講武
之禮每歲冬月一行焉以復古禮以講武事以
作士氣以備一代之制

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爲步隊十騎隊一皆卷矟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斂人騎爲隊二通偃旗矟解幡三通旗矟舉左右校擊鼓二校之人合譟而進右校擊鉦隊少却左校進逐至右校立所左校擊鉦少却右校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幡攝矢弛弓匣刃二通旗矟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是日也因縱獵獲各入其人

臣按此唐府軍教閱之法

玄宗先天二年十月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列大陳於長川坐作進退以金鼓之聲節之帝親擐戎服持大鎗立於陳前以虧失軍容坐兵部尚書郭

元振于纛下將斬之宰臣跪于馬前諫曰元振推戴
上皇有大功雖違軍令不可加刑乃舍之流新州給
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以草軍儀有失斬之衆以元帥
及禮官得罪諸節度頗亦失序惟左軍節度薛訥及
解琬軍不動上令輕騎召訥等至軍門不得入禮畢
特加慰勞

開元八年八月勅四方雖安不可忘戰故周禮以軍
禁糾邦國以蒐狩習戎旅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宜差
使於兩京及諸州簡取十萬人務求灼然驍勇不須
限以蕃漢皆放番役差科惟令團伍教練辨其旗物
使其軍徒習攻取進退之方陳威儀貴賤之等俾必
長有禮疾徐有節將以伐叛懷服保大定功協于師
貞以弘武備

臣按唐玄宗嗣位未久即行講武其後又詔兩
京諸州簡選教練其不忘武備有如此者

宋太宗建隆二年十一月講武于近郊六軍之容甚
盛帝每御講武殿親臨教閱其法刻木爲箭鏃褁以
氈厲命強者兩兩相射避即棰之取其不避者又以
木挺爲馬檛施諸帍稍俾馳騎相擊取其尤勝者各
分等級以遷隸之自是師旅皆精銳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詔築講武堂於西郊九月大閱
上與從官登而觀焉是冬又觀飛山兵射連弩發機石於臺下又淳化五年八月召天武士卒教射於殿庭弓力有至石三斗以引強平射者爲上等艱於引滿者別爲一等其諸淺軟者又爲一等各量其材力而遷隷之至道元年又閲禁旅有挽強至一石五斗連三十發而有餘力又令騎兵步兵各數百東西列陳挽強彀弩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容止中節上曰此殿庭間數百人耳猶兵威可觀況堂堂之陳數萬成列者乎

臣按宋之太祖太宗起自兵間故知武事不可弛而爲講校如此

太宗選軍中勇士教以劍舞皆能擲劍凌空繞身承接妙捷如神每契丹使至賜宴乃出以示之凡數百輩袒裼鼓譟挺刃而入各獻其技霜鋒雪鍔飛躍滿空及親征太原巡城耀武必令劍舞前導觀者神聳

臣按秦人以講武爲角觝之戲則太宗此舉不爲無所本也是雖非三代之制然亦是以懾伏外夷使彼知我中國之人亦有如此巧捷之技能不敢自恃其猛鷙而輕我中國也後世所謂

角觝之戲日巧一日其間有妙捷如神者非積
以歲月之久演試之勤不能造其極如此也習
成之後止以資人笑樂顧於訓練軍伍之法苟
應故事有同兒戲是以真爲假而以假爲真也
今日操練軍士誠使馳馬擊刺者皆能如優人
之角觝每過外夷朝貢燕享之際出以示之使
彼目眩而神聳是亦不戰而屈人之兵之一計

真宗咸平二年大閱諸軍詔有司擇地於含輝門外
之東武村爲廣場憑高爲臺臺上設屋構行宮其夜
三鼓殿前侍衛馬步諸軍分出諸門詰旦帝乘馬從
官並戎服至行宮諸軍陳於臺前左右相向步騎交
屬亘三十里諸班衛士翼從于後有司奏成列帝升
臺東向御戎帳召從臣坐觀之殿前都指揮使執五
方旗以節進退又於兩陳中起候臺相望使人執旗
如臺上之數以相應初舉黃旗諸軍旅拜舉赤旗則
騎進舉青旗則步進每旗動則鼓駭士譟聲震百里
外皆三挑乃退次舉白旗諸軍復再拜呼萬歲有司
奏陳堅而整士勇而厲欲再舉詔止之遂舉黑旗以
振旅

仁宗康定元年帝御便殿閱諸軍陳法言者謂諸軍

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請自今遣
官閱陣畢令解鐙以弩弓射營置弓二等自一石至
八斗弩四等自二石八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閱習詔
行之陝西河東河北路是歲詔教士不衽金甲緩急
不足以應敵自今諸軍各予鎧甲十馬甲五令迭披
帶又命諸軍班聽習雜武技勿輒禁止

臣按議者謂諸軍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
臨敵難用可謂切中教閱之弊夫戰必用兵而
五兵皆莫利於弓矢故操練以弓矢爲大用請
凡軍士各執一器如鎗刀之類然皆必兼以弓
矢焉是則長短之兵各具於一人矣每月三操
之際而以一日專習長兵校其能否高下以爲
賞罰必全軍皆善射之人則可以無敵於天下
矣又人情由難入易易由輕入重難今之操兵
者往往不擐甲而輕衣而所執之兵又用輕物
代之一旦遇敵驟加以厚甲重器必至於蹎躓
矣此亦操兵者之所當知也

种世衡知環州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
辭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予奪之人人自厲皆精
於射自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

仁宗時賦近畿戶出馬備邊民以爲病沈括言北地
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彊弩也今舍我之長
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又邊人習兵惟以挽彊定最
而未必貫革謂宜以射遠入堅爲法
吳玠論所以制勝金人之策謂金人弓矢不若中國
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洞
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
臣按自古以弓弩爲中國之長技古之名將所
以守邊禦敵者往往以是取勝載之史冊可考
也沈括謂舍我之長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吳

玠謂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使其衝突
不能相及觀二人言則知中國長技之所長者誠
在於射然非教之有素而激勸之有方則亦不
能使之射遠入堅而洞重甲也請於常時教閱
之外許邊將用种世衡課吏民射法於過失之
輕者差役之宂者以射中否爲賞罰操縱則人
人自勵皆精於射而中國之兵無敵於天下矣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臣聞太祖訓齊諸軍法制甚嚴
軍人不得衣皁豈有紅紫之服蔥韭不得入營門豈
知魚肉之味每請月粮時營在城西者即於城東支

營在城東者卽於營西給之須令自負以勞役之今
則異矣臣嘗入朝見諸軍帥從卒一例新紫羅衫紅
羅把肚白綾袴絲鞋青紗帽拖長紳帶鮮華爛然計
其所受廩給不足一身之費若有妻子爭得不飢寒
此軍情所以易動也

臣按軍情所以易動者由其無恒心也何也蓋
上之所以給予之者有限而下之所以用度者
不貲用度不貲則衣食不給衣食不給則無恒
心矣用無恒心之人以待不可測之變欲保其
臨事不變難矣宋太祖起自戎伍熟知軍情所
以訓齊之者其嚴如此然不得衣紅紫可也而
亦不許衣皁及蔥韭不得入營門則甚矣無故
不許群飲可也

歐陽脩言于仁宗曰數年以來點兵不絕然有點兵
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
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才所教者無旗鼓
之節往來州縣愁嘆嗷嗷既多多病小怯之人又無
訓齊精練之法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
也

臣按脩此言切中時弊

神宗元豐三年詔樞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無全書
又官號物名稱謂不同武人將佐多不能通其意令
樞密院檢詳官校正分類解釋令今可行
朱熹曰陳者定也八陳圖中有奇正前面雖未整
猝然遇敵次列便已成正軍矣又曰大凡有兵須
有陳不成有許多兵馬相戰鬬只衮作一團排作
一行必須左右前後部伍行陳各有條理方得
臣按行軍不可無陳而陳法必有據依自昔以
來所傳者雖多然皆以八陳圖爲得其法說者
謂八陳始於黃帝用之以破蚩尤於涿鹿諸葛

亮造八陳圖於魚腹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桓
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此
即九軍陳法隋韓擒虎得其法以授李靖靖爲
六花陳以變九軍之法大抵八陳即九軍九軍
者六陳也宋蔡元定爲八陳圖說朱子謂其分
開方圖陳法不相混雜亦有取而又嘗與之論
陳法元定曰譬如一箇十分雄壯人與一箇四
五分人厮打雄壯的只有力四五分的却識相
打法對副雄壯的更不費力只指點將去這見
得八陳之法有以寡敵衆之理由此言觀之則

訓練之間不可不知古人陳法也明矣

哲宗元祐元年司諫蘇轍言諸道禁軍日夜按習武藝將兵皆蚤晚兩教新募之士或終日不得休息今平居無事朝夕虐之以教閱使無遺力以治生事衣食殫盡憔悴無聊緩急安得其死請使禁軍除新募未習之兵其餘止一教朝請郎任公裕言軍中誦習新法愚懦者頗以爲苦夫射志於中而擊刺格鬬期於勝豈必盡能如法

臣按軍士之所以善戰非但熟於技亦必養其力非但養其力亦必得其心苟非無事之時未戰而先失其心耗其力一旦驅之以禦敵心不在焉而氣力不足以繼之彼雖熟於技而精於藝而不爲吾用用之而不盡其心亦安能成功哉

本朝之制每月三操而於極寒極暑之候皆停焉其爲法也可謂得中矣

蘇軾進策於其君有所謂安萬民者其別曰敎戰守有所謂訓兵旅者其別曰倡勇敢敎戰守之策曰生民之患在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

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鍾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懾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豢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蹷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

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走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天下固不免於用兵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陳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

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
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
臣按蘇氏之策欲無事之時士大夫皆尚武勇
習兵法教庶人之在官者以行陳之節役民之
司盜者以擊刺之術歲終試之較以勝負以為
賞罰一旦有事免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　臣竊
以謂今天下州郡凡要害處皆設衛所以養列
屯坐食之官軍以為民衛民既出賦稅以衣食
之而又使之執干戈以從事乎軍旅則民有辭
矣然則今日官軍之外民兵不可用歟曰有事

之秋禍變有必至之理彼此同之於此教而用
之非但為國亦以為民也彼又將何辭乎不得
已什伍之以協助官軍事已即休可也
蘇軾倡勇敢之策曰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
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
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
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
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劒盾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
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發則勃然者相繼矣
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

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

臣按蘇軾此言真得夫激勸用人之道但其所謂視其勇者而陰厚之陰之爲言豈王道蕩蕩光明正大之謂哉臣竊以爲其言雖不能無偏而其策則爲甚善請如宋人廂禁軍之制分軍爲二等擇其一等強壯精銳者以爲正軍以備征戰之用其次者以爲副軍以應工作之役軍士每月支粮一石其正軍全支副軍每名減其二斗有役則否積其減下之數以爲賞賚軍士有材力過人試合式者定爲賞格如射十矢中八矢者爲上五矢以上者爲中則賞之三四矢者爲平不賞不及二矢者有罰合格者月支加米三斗或五斗其他技能以此爲凖用蘇氏之

策校其技能而賞以倡之得賞者既以自負惟恐一旦不得賞不徒失利而且爲人所訾而益致其操習之功彼不得賞者遇有緩急則責之曰爾平日受厚賞今日正爾報效之秋雖欲隨衆退避不可得已如是則軍士之中有才者爲上所用有勇者爲上所私緩急之際必有爲衆人之倡者矣

胡寅言于高宗曰簡汰其疲老病弱升擇其壯健驍勇分屯在所置營房以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衆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階級之制以變其驕恣悍悖之習然後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進戰獲酋虜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退潰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令在必行分毫不貸者乃治軍之實也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悅幸無事則曰大幸矣教習擊刺有如聚戲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不敢自保者爲治軍者之虚文也

臣按寅所言治軍虚實非但一時事也人君以誠爲治凡事皆然而於治軍旅尤不可務虚文而不崇實效

孝宗淳熙十四年樞密同知趙雄奏昨日大閱器甲

鮮明紀律嚴整十萬之衆一一少壯上曰前此虞允文行揀汰之法其初謗議紛然今諸軍皆無老弱乃見成效雄奏凡造事之初衆口難一惟聖明不惑乃能集事

臣按人君惟不惑於群議乃能成事况軍旅之事尤難於逆料遥度往往有意外之變報復之禍人臣非眞有爲國之心者不敢建議自非上人持志之堅見理之的臨事之斷而不爲群議所移動者鮮矣趙雄謂造事之初衆口難一惟聖明不惑乃能集事豈但揀汰一事然哉

以上簡閲之敎下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二十七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二十八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將帥之任上之上

易師之辭曰師貞丈人吉无咎

程頤曰師之道以正爲本興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爲主其動雖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无咎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故司馬穰苴擢自微賤授之以衆乃以衆

心未服請莊賈爲將也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衆所畏服則是也如穰苴既誅莊賈則衆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於微賤遂爲大將蓋其謀爲有以使人尊畏也

朱熹曰師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爲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爲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爲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

呂祖謙曰丈人者老成持重諳練之人如趙充國之比是也二以一陽爲卦之主猶將帥也二雖剛中必待五之應猶將帥雖賢必待君爲之應然後能成功也苟五不應師變爲坎矣將帥臨敵而上无君之應豈非天下之至險乎

臣按先儒謂用師之道利於得正則不正不利可知矣丈人則吉而不任老成之人則凶可知矣然師既以正動而又任夫老成之人然非在上之人爲之主宰則亦不能以成功也

師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程頤曰師卦惟九二一陽爲衆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專制其事惟在師則可自古命將閫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蓋恃專則失爲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旣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于三也六五在上旣專倚任復厚其寵數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人臣之道於事無所敢專惟閫外之事則專制之雖制之在已然因師之力而能致者皆君所與而職當爲也在師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寵任也天謂王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有成功之吉象以二專主其事故發此義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懷萬邦也

郭忠孝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九二剛勝之將能用中焉是以有功而宜膺寵錫者也

丘富國曰上承天子之寵任而以兵權屬之錫命至三使之得專閫外之事王者用兵非得已嗜殺豈其本心故三錫之命惟在於懷綏萬邦而已

臣按人臣無專制之義故受閫外之寄者有剛

中之德而又適時中之宜然後可也然必有王者之錫命至于再至于三焉承天寵之優布懷綏之德如後世所謂便宜行事者然後專之也不然非吉善之道也故爲臣受命必恊乎中道爲君命將必賜以寵命則臣無專擅之過而君無中制之失而師無不利功無有不成者矣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程頤曰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爲上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輿尸衆主也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倚付二三安能成功豈惟無功所以致凶也

楊時曰師之或以衆尸之也衆尸之稟命不一而無功矣凶之道也六三上乘衆陰輿尸也故凶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衄則輿尸之凶可知

楊萬里曰河曲之師趙盾爲將而令出趙穿邲之師荀林父爲將而令出先縠後世復有中人監軍者師焉往而不敗

臣按朱氏本義解輿尸爲師徒撓敗輿尸而歸足以爲犯非其分者之戒今從程氏傳以輿尸

爲衆主者以爲人君倚任將帥之法

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程頤曰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爲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爲雖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長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長子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若復使其餘者衆尸其事是任使之不當也其凶宜矣

朱熹曰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人君專於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輿尸而歸故雖貞而亦不免於凶也

臣按人君使其臣以統師馭衆固不可以不審尤不可以不專不審則使非其人或至於喪師而辱國得其人而任之不專則事無統攝或彼或此而不歸於一是亦覆敗之所由也使一人焉以爲三軍之司命人命之生死疆場之得喪國家之安危皆繫於斯苟使之而不當使之當矣而又使人參之皆足以致凶而取禍人君之使人固不可以不謹而况於任將授師乎

詩大明之八章曰牧野洋洋廣大貌檀車煌煌檀木為車鮮明貌駟騵駵馬白腹彭彭強盛貌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作亮佐助也彼武王肆縱兵也伐大商會朝會戰之旦清明

朱熹曰師尚父太公望為太師而號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此章言武王師衆之盛將帥之賢伐商以除穢濁不崇朝而天下清明

臣按六經言將帥之勇者始見於此夫出征之事有虞氏固已命禹矣但其誓師之辭特數所征者之惡及其不可不正之意未有指言其將帥之勇者也有之始見此詩是以古今言將帥者必以太公為首稱然其所以勇而猛者鷹揚一言之外無他美焉蓋王者之師天下無敵譬如鷙禽之擊群小雛然所至披靡夫豈有當之者哉此其所以為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也

江漢詩曰江漢浮浮水盛貌武夫滔滔順流貌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陳也其二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武貌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幸也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朱熹曰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宣王命召穆公平

淮南之夷詩人美之

輔廣曰其志專其氣銳有不戰戰必勝矣

臣按先儒謂讀此詩見宣王能以天下之心爲心而召公受命以出征又能以宣王之心爲心也宣王之心何心也心乎寧天下也何則天下之所以不寧者以争心之未息也争心未息則見利則奪見便則乘此王國所以靡定也王國靡定則强之攫而弱之食王之心曷由而寧乎必欲王心寧必須王國之定必欲王國之定必得滔滔洸洸之武夫而經營四方以告成于王則四方平而王國庶幾乎其定矣宣王之用召穆公虎公能體其欲寧天下之心而爲之經營此王之心所以載寧也歟

常武之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即皇父之官南仲此時大將大祖始祖大師皇父之兼官皇父整我爲宣王之自我六師以修我戎兵器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其二章曰王謂尹氏吉甫命程伯休父周大夫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三農之事就緒

朱熹曰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爲大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

六軍修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既命皇父而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大師以三公治其軍事而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

楊時曰聖王得賢臣而弘功業古人皆然也昔宣王中興有吉甫召虎仲山甫之徒以之伐玁狁平淮夷卒致再造之業諸臣之力居多易未濟六五之光亦九四震用伐鬼方之力也

臣按古者六軍之制軍將皆命卿無事則將歸卿列有事則諸卿皆將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宣王之時命召虎以平淮夷而王心載寧又命皇父及程伯休父以省徐土徐方爲之震驚然三臣者皆世臣虎則康公之子皇父則南仲之世程伯休父則重黎氏之後也世臣之於國非獨有世功且有世業詩書禮樂夙講於家庭功勳閥閱允孚於內外耳目之見聞有素技藝之傳習有常一旦用之必安詳閑雅老成持重不至於倉皇失律輕易誤國矣

春秋閔公二年鄭棄其師

胡安國曰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爲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敕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

高閭曰人君之使臣也知其賢而使之則功必成不知其不賢而使之則事必敗夫不知其不賢而過使之至於敗事君子猶曰君不知之當自罪耳況已知其不賢而強使之不獨陷其身又棄其民乎

吳澂曰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古人視民如

孛故平日教之習戰一旦不得已而用之於軍旅欲其完師而歸一無所損也今鄭無戰鬬之事乃使其臣將兵於外久而弗得歸致其衆潰散非棄其民而何哉

臣按高氏之言用將之道吳氏之言用兵之道胡氏所謂三策則馭將之道也人主惟不知其臣之不賢而以爲賢故使之知其不賢而使之者蓋鮮矣知其不賢而使之者必其久掌兵權不可猝去故不得已而使之往往置嫌疑於心而假以兵權一旦事機彰露而馴致於不可駕馭亦有之矣非但棄其師而已也春秋書鄭棄其師不但責其君兼責其臣後世有國家與夫輔人之國家者其尚以春秋爲法而謹其微哉

左傳僖公二十有七年楚子（成公）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楚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謂卿大夫之致仕者）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言所得不補所失）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

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蘇軾曰蔿賈論子玉過三百乘必敗而郤克自謂不如先大夫請八百乘將以用寡爲勝抑以將多爲賢也如淮陰侯言多多益辦是用衆亦不易古人以兵多敗者不可勝數如王尋苻堅哥舒翰者多矣子玉剛而無禮少與之兵或能戒懼而不敗耶

臣按用兵之道不可以無剛剛而有禮則其所以爲剛者得其中矣徒有其剛而無禮則是強愎自用而已豈所謂剛者乎子玉之爲人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以之一乘且不可況三百乘之多哉是知禮也者治三軍之本也子玉爲人以一少年之蔿賈知之而子文不之知楚子不之知是則知人誠難也而知將爲尤難然則終無可知之理乎曰有觀其持身以禮治家以禮而治兵也又能以禮以一禮爲三軍之約束譬則束茅葦焉數以億萬計而束之以一繩整然齊矣

楚子及諸侯圍宋五國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

免矣於是乎蒐治兵于被廬晋地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

二十七年

臣按文武非二道也爲將者徒知戰陳而不知德義則其所謂武者非聖人之武也皐陶賛堯稱其乃武乃文是武乃戡定禍亂之具所以濟文者也爲將者必講明禮樂詩書於平時而以德義爲之本然後可以本兵柄而司三軍之命所以然者詩書禮樂文德之教也必有文德以爲武事之本則其武乃止戈之武也苟專以能戰鬬暁方略以爲武則武乃不仁之器殺人之具矣

月令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言其人厲兵言其器簡練傑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殘下慢慢上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方慤曰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之將智足以帥人而先之謂之帥選士則人無不能於事厲兵則器無不利於用傑俊簡之則無所不擇練之則無所

不熟既選厲簡練之矣苟非已試之效則勝負猶未可知故所任必在乎有功之人也任有功矣苟置疑貳於其間則知者必不盡其謀能者必不竭其力故任之又欲其專也凡此皆欲以征不義而已無以覆下之謂暴不能敬上之謂慢詰以問其罪誅以戮其人所詰誅者暴慢則好惡公而明矣好惡得其明則合天下之所願而無逆矣

臣按月令者記一年十二月所行之政令也是以孟秋之月盛德在金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又於所選士之中簡擇其傑俊者以練習之以待不時之用然既練習之矣若夫有事之時則又於傑俊之中而任其有功者蓋兵凶戰危人之性命繫焉國之安危關焉必須嘗經戰陳而屢著功勣者然後用之而用之又必專焉謂之專者付之以閫外之寄權必歸於一人事不從於中制也然月令以此爲孟秋之令豈每歲至此而皆出師遠征哉蓋著爲此令無事之時豫於此月而詔命將帥選厲士兵簡練傑俊有事之時必待此月而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誅詰暴慢所以然者明好惡之所在使四方萬國咸

知天子之所好者仁以恤下暴而肆虐者則惡
之所好者忠以敬上慢而無禮者則惡之好惡
既明人心順服無敢暴下慢上而爲不義者也
有不義者天子必命將帥征之每歲於是月而
一申明焉孰敢違王所好惡而干天之誅哉
荀子孝成王趙君臨武君楚將請問爲將孫卿即荀子曰知
莫大乎棄疑不用疑謀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
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此一術
慶賞刑罰欲必以信二術處舍收藏欲周以固三術徙舉
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四術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

伍以參伍參猶錯雜也五術遇敵決戰必道言行也又吾所明無
道吾所疑六術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此一權無
怠勝而亡敗二權無威內而輕外三權無見其利而不顧
其害四權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謂不恡賞五權夫是之謂
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
一至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二至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
三至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
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
謂至臣謂爲臣之至當也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
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言無覆敗之禍凡百事之成也必

任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壙（與曠同）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無壙言無須臾不敬也）愼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

臣按荀卿論爲將之道至矣盡矣所謂可殺而不可欺百姓敬謀敬事敬吏敬衆敬敵而總以一言曰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卿之此言蓋有得於洙泗之餘論而與孫吳所著之書專以權謀詐力者不可同年語矣至若所謂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斯三如者爲將行兵而能恒以此一敬存於心念念在兹事事在兹而又以是三如者凡戰凡行凡有功皆如斯言則永遠無覆敗之患而可以方行於天下矣

以上將帥之任（上之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二十八

阿波國文庫